記蕭友梅先生及其遺族

王簡

對於音樂稍感興趣的，沒有一個不知道中國音樂界有一位蕭友梅先生，也沒有人不知道他就是國立音專的創始者和校長。蕭先生盡瘁於音樂教育凡十三年又二月，積憂，過勞，體質本來又不強健，於是可怕的肺病便乘機猖獗，竟使他一病不起，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逝世。五年後的二月廿七日下午二時半，蕭太太亦因操勞過度，心力交瘁，與世長辭於婦孺醫院。遺下子女各一，皆幼小，子年才十二，女祇九歲。惟一之遺產乃書一堆而已，別無長物，幸美華小學教務長趙在明先生爲一熱心人，破例收此兄妹寄宿於校內。蕭先生畢生嘉瘁於音樂教育，爲中國音樂界播下了許多種子，他的門人和同事佈滿了全中國的音樂界，他唯一遺留給後嗣的那座鋼琴，也因維持家用而早已轉歸別人了。他遺下的孤兒女，竟連學習音樂的機會都沒有。

蕭先生字雪朋，一字思鶴，廣東中山人，幼時在澳門住了約有十年之久，常常聽比鄰葡萄牙人演奏西樂，便心嚮往之。十八歲赴日本東京留學，入東京高師附屬中學，並在東京音樂學校選習鋼琴和唱歌，一直至大學畢業，學習音樂未嘗中輟。返國後任總統府祕書，廣東教育司科長。後由北京教育部派往德國留學，入萊比錫國立音樂院，專攻音樂理論，繼入私立星氏音樂院研究。民國九年返國，供職北京教育部，先後任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，國立女子大學及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主任。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來滬創辦國立音樂院，先任教務主任，後任院長，直至逝世。所著有「普通樂學」，「小提琴教科書」，「和聲學」，「曲體學」，「鋼琴教科書」，「風琴教科書」，「春江花月夜」，「霓裳羽衣舞曲」及德文之「中國古代樂器考」等。

先生具有堅忍不拔的精神，對學問，對事業，孜孜不倦，埋頭苦幹，常躲在小屋子裏編講義，整理圖書，有時甚至連飯也忘了回家吃。先生律己極嚴，對音樂院之經營和發展，

蕭友梅先生之家庭

可稱得上一聲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！」

先生是一個小心謹愼纖面無私而有德國學者風度的教育家。他一直過了二三十年的獨身生活，到了五十歲以後，才悄悄的在杭州和戚粹眞女士結婚。

蕭夫人浙江嘉興人，基督教徒，畢業於蘇州景海師範，任教於上海工部局及南京女中。爲人豪爽坦白，對于藝術頗有修養，與先生之藝術見解相同，故伉儷情篤。生子女各一，子名勤，女名雪眞。先生一生狷介，束修所入，不敷開支，身後一切負担皆加在蕭夫人肩上，故自先生去世五年來，蕭夫人一方面服務社會，一方面還要操持家務，平日身體已不甚强健，再加操勞過度，已數度病倒，但猶勉力支持，直至最近，實在不能再行支持，竟一病不起，遺有一子一女，乏人照顧。

爲了想明瞭這一對可憐的孤兒的生活情況起見，特到美華小學去訪問一次。趙在明先生招待我在會客室裏坐下，便到裏面攜了這一對孤兒出來，趙先生說：美華是沒有寄宿設備的，但因爲他們兄妹倆實在無人照顧，所以也就破例讓他們住在學校裏，吃也在校裏，每月大概需要膳宿費七萬元。

先生逝世後，家庭經濟陷于困境，蕭夫人爲了維持家用，亦祇得忍痛將先生所著之「和聲學」數百冊秤斤頭賣給舊紙商，其他遺書亦陸陸續續賣掉不少，現在剩下的尙有德文原版音樂理論，和聲學及哲學書籍不少，中國戲曲詩詞一類書也不少，更有大量鋼琴譜，樂曲譜，歌曲譜等。今夫人又死，剩下此一對幼雛，無以爲生，故願將蕭先生遺書出讓，藉以維持兄妹兩人生活，雖非久遠之計，然亦無可奈何。

蕭勤天性愛好藝術，常常會哼些世界名曲，同時圖畫也畫得很好，其妹亦聰穎非常。在學校裏很守規則。

我先問蕭勤：「你將來想做一個怎麼樣的人？」

「我……」他想了一想，「我要學爸爸，做一個音樂家，同時也要學爸爸那樣的愛人。」

「雪眞」，我問他的妹：「你離開了媽媽哭嗎？」

「……」她先不敢響，還有點害羞，後來經趙先生在一旁解釋給她聽，才回答說：「我想哭的，可是媽媽告訴我，她上天堂找爸爸去了，叫我乖乖的聽趙先生的話，若是哭了，媽媽要不高興的，將來我也要到天堂裏去找爸爸和媽媽去。……」

走出校門，望着那一片清淨的天空，不知怎麼，忽然覺得人生是太辛酸了！

經過蕭先生教誨的學生爲數不少，在國內教育界電影界等都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，他們所以有今日，可以說是先生教誨之功，飲水思源，對此一對孤兒此後之生活及教育費，希望有以匡助。

吉利

張愛玲

炎櫻的一個朋友結婚，她去道賀，每人分到一片結婚蛋糕。他們說：「用紙包了放在枕頭底下，是吉利的，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。」

炎櫻說：「讓我把它放在肚子裏，把枕頭放在肚子上面罷。」